



沟通，让阳光洒满心田

杨翠银

我的空中花园

杨年辉

每次上Q,第一个动作是到群里报个到,接着看看哪位好友在线,打个招呼。我觉得,再忙也不差这几秒钟。每天早上看到一个笑脸,心里就多一份快乐,多一缕阳光。我在意与别人沟通。沟通可以让阳光透进心田,驱除阴霾,保持阳光心态。每一个同学、朋友都是我生命中的阳光,给我温暖。

从教多年,最大的感悟是: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当事人没有及时沟通交流。

当一个人处于有事却不可以跟别人说的境况时,是最烦恼、最痛苦的。如果长期处于没有人可以倾诉的状态,就会影响人的情绪,乃至影响心理、身体健康。所以有一个甚至可以倾诉心事的老友,是人生的一大幸运。

有一次,一个同事说:“你其实也不是会生活,只是一班人坐在一起吃饭,说说笑,顶多比我出外多吃几餐饭罢了。”我没有话可以跟她说了,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她的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让我叫几个人一起吃顿饭聊聊天,但他指定不要通知某某人,因为某某人跟他话不投机。如果一桌人吃饭,大家没有话说,总是冷场,或者说话针锋相对,这就不是老友聚会了。

同学、老友一起吃饭,不在乎吃什么,在乎的是吃饭的过程,大家可以交流思想。平时大家各忙各的,老朋友间或抽空坐在一起吃顿饭,说说心事、发发牢骚,是无比快乐的,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彼此沟通的很好方式。不经意间,好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又有一次,我们几个师奶在聚餐,一个老友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办法拿到一个中心幼儿园入学报名的筹号。去年她侄子要进幼儿园,早上3点钟去排队也拿不到筹号,今年她女儿要进幼儿园了,很头疼。听着我打电话,同餐的一个师奶哈哈大笑,给我说了个很简单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她去年也是那样拿到筹号的。电话那头的老友听了这一计策,大赞高明。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多与人沟通,消除烦恼的办法自然会多些。

要抛售这间房子了,我们发现,心里又充满了犹豫和不舍。这个空中家园啊,已浸透了我们十多年的情感因子。当要选择离开时,居然有一种骨肉分离的痛楚。

这座房子其实很小,建筑面积才77平方米,但当初我们一眼就看中了,因为它有一个赠送的30多平方米大阳台。我们夫妻两人都来自农村,对庭园的爱好,是自发并且执著的。想象一下,隔着客厅看出去,眼界开阔,一片葱绿。红绿相间,高矮相隔,间或有鸟飞蝶舞,秋虫鸣叫,就是一派田园风光。

阳台的形状就如半边侧放的“凸”字形,靠房子的南边。南边是天然的植物生长天堂,所以在这里的植物,都会盎然生长。

刚开始,我在阳台的边沿筑了一条半米高,四十来厘米宽的槽基,下部填以沙子,上面填以塘泥。阳台的右边,因为靠着一个卧室,我把槽基加宽加大,预备种一些高点的树木。阳台的左边,我建了一个大概有两三平方米的水池,边沿是弧形的,还贴上鹅卵石。记得连续运了四车的塘泥,才将几个槽基填到八成满。

阳台上的植物,我先后换了几批。先是一些花香树。如在右边靠卧室的小池,我曾种过两棵玉兰树,后来它们也长到两米来高。到了花季,只要一打开家门,就会闻到满屋的幽香。也曾种过夜来香,花开时,阳台上白花点点,如星如光,也会有花香袭人。无香有色的花树也种过一些,如鸡蛋花、紫薇树、簕杜鹃、非洲茉莉。鸡蛋花有微香,花色白中渗红,就如纯色的脸抹上一些粉色的胭脂。紫薇树长在一个大缸里,开始两年长得很旺,春天来时,最早开花的是它们。红艳艳的一堆堆、一串串,常常在雨后便是满地落红。簕杜鹃长得较慢,这两年,才终于羞羞答答地长出一丛紫色的小花。最耐长、最耐看,也是最好护理的,是非洲茉莉,它们需要的水分和养分都很少,生命力顽强。即使一个月没淋水,它们也长得生机勃勃。阳台的一半绿色,都是它们贡献的。它们依着墙,层层深浅浅色的绿叶,就如春天的层层微笑,盈盈地在阳台上荡漾着。它们也会开花,开出的是喇叭形又稍长的花,纯色的外表,杯里抹着一层淡淡的黄,也有微香。

后来因为养了一只兔子,它不懂得欣赏花,把一些树根都咬烂了,我们只好把它送走,再把一些果树种上。

果树也种了好多种,先是枇杷树、荔枝树、黄皮树,后是芒果树、番石榴。结果能留下来的只有番石榴,前面的那些果树,都在我举行了一两届水果节之后,就拒绝长果了。只有番石榴,勤勤恳恳地长,为我们提供着收获的喜悦。在阳台的左边那个两三平方米的池子里,长出了巨大的三根主茎,现在有四米多高,这还是我给它们

锯了主枝的情况下长的。它们春季开花,夏季果熟。但我们家的白头翁,往往比我们先知道哪些果子成熟了,然后它们欢天喜地地在树上啄食,又往往是先把果柄的部分啄掉了,结果就给我们留下半只冒着香气的番石榴。我们一边批评鸟儿的不懂事、浪费,一边吃剩下的半只。今年我学聪明了,见到一根老枝长出的五个果子特别大,就等它们没熟透的时候,用套子把它们套住。为了让它们长得大,长得愉悦,我们还常常坐在池前的秋千上,鼓励、赞美它们,还给它们写诗。儿子说长大了,我说再等一会。妻子说变黄了,我说再等一会。结果没几天,它们就长成干果了。其实平时它们是长不到我们放暑假的,有一年我们假期早了点,我得以摘下一些,放在冰箱里,等放假回家,把它们拿出来给父母品尝。至今仍然记得,妈妈不舍得吃,叫一个来我们家帮工的人品尝。后来,我把拳头大的果子分开,大家都吃点。现在树更高了,母亲却走了。

在阳台的中间偏左的地方,长着一大丛观音竹。它们由原先的五棵,已长到现在的数十棵。非洲茉莉占了阳台一半的绿,其他一小半,就是由观音竹子占了。一年四季,它们都是葱葱郁郁的。一根竹子是伞形的,数十根竹子就是一丛巨大的伞,它们比番石榴矮一层,片片竹叶,挥舞着片片阳光,就如和光舞蹈的精灵。在伞下乘凉,最是阴凉不过。苏东坡有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说当时的文人雅客,家有青竹,似乎更显清雅。有一次儿子的作业要一些竹枝来做材料,我东找西看,竟无从下手,觉得每一根枝条都是至爱。当年母亲在我家小住时,就爱坐在竹叶下,赞美着这丛竹林。

西边的房子因为太阳西照的原因,是比较热的。我就在靠墙的土基上,种了好几丛爬山虎,几年过去,它们已经爬上屋顶。春天嫩红的小叶,在夏天的时候,已是层层叠叠的绿。它们遮蔽着阳光,荫绿着墙壁,甚至还能悄悄地从窗外爬进来,伸进绿绿的叶片,好奇地打量着你。

楼顶上,我还开辟了五六平方米的一块菜地。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菜呈现。我们楼下的邻居,是一个种菜爱好者兼高手。她懂得在哪个季节种什么菜,所以常常都是她种的菜比我的好。不知是她天生的热情,还是无法忍受我种菜手法的拙劣,她常常帮我们除草、除虫、浇水,给我菜种。几年过去,这块地的地力有些弱了,母亲看到后,就指挥父亲把一些绿肥沤起来。后来,地里的南瓜果然长得很

大,我却一个都不舍得吃,就放在壁柜上,给来来往往的客人欣赏。

在这样的浓荫下,阳台上的天空是越来越小了,但我们仍时常坐在阳台的秋千上,或者躺在椅子上,看着天空的飞机飞过,看着云上的月亮圆圆缺缺,看着星空的浩远,浑然不知人世。

也在这个阳台,我和朋友一起组装秋千,一起烧烤,一起开宴。阳光来了,阳光走了,竹叶落了,竹叶绿了。年年月月中,我们的喜乐,就像长在阳台上的植物,就像走过阳台的阳光,总是因为这个阳台,显得那么耀眼。

下雨了,我坐在靠着阳台的书房里,看着阳台上的花、竹、树,想着在这里居住过的亲人,就想永远这样坐下去。

河堤夕暮

潘嘉惠

薄暮黄昏里，
夕阳仅余的光线编织成了锦缎，
披在了河水的柔波上。
柔波软软的，
投向夕阳远去的方向。

黄昏的树影里，
叶儿摘去飞鸟的鸣唱装饰翠碧的云髻，
顾盼在河水的柔波上。
柔波粼粼的，
闪烁着叶影明灭的光亮。

树影的落叶里，
河风忙着裁剪红的或黄的霓裳，
新装添在河水的柔波上，
柔波荡荡的，
荡向美丽的怀想。

河堤的夕暮里，
我不是河水，你不是夕阳；
我不是柔波，你不是霓裳。
你我只是隔岸遥想对望的一个你我。

夏·龙舟

周翠梅

推开夏日的窗户
古祠斑驳
古榕沧桑

碧水悠悠
龙舟，男人
一场亘古的较量

棹桨或激越或漂移
呼声忽高忽低
吆喝出豪情万丈

豪情的呐喊
凯旋的锣鼓
咚咚，咚咚！
胜利的喜悦
震天敲响！

流淌着的北江

黎铭光

我不知道
北江有多长和多宽
但知道她含着泪水
从古到今，一直默默地流淌
小塘古镇就在北江边
北江流淌着，千百年生生不息
哺育了两岸人民

北江的鱼，北江还有端午节龙舟
北江涛声，唤醒了生命
于是那肥沃的土地上有了传承和故事

一条北江让你懂得了奋发上进
大江激昂，抛却忧伤
快乐地生长、愉快地飞翔
我们世代代在阳光下
欢歌笑语

梦想
就在北江的流淌中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力争上游

树本家园焕发光彩
北江的气势炼成
这方土地的人们
有着泥土的脊梁
有着钢铁的脊梁
有着民族的脊梁

北江
一流就流到了今天
小塘的风采
向着美好的明天流淌

